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特点

钮 松

摘 要: 始于17世纪的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有若干显著特点,如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急剧的跳跃性变革、二元性的结构模式、多渠道的发展模式和连续性的宗教传统变革等几方面。正确分析这些特点,对我们理解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现代化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Arab countri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17th century, have many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odernization route from without, distinctive Islamic feature, acute transformation in a short time, dual structure pattern, pol-channe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found successive religious tradition transformation, etc. Tre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correct way is vital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Arab countries for us.

Key Words: Arab countries; Modernization

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作者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是这样定义的:“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这一论述很适合阿拉伯国家。自17世纪黎巴嫩埃米尔法赫鲁丁·麦尔尼二世(1590~1635)因地缘关系首先受西方影响而率先进行现代化尝试,到今天阿拉伯各国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已经过了几个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道路分为“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2]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是欠发达国家在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之下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阿拉伯国家开始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伴随着拥有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的入侵。在西方异质文明的撞击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危机和宗教危机不断加剧,于是阿

拉伯各国在内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了救亡图存,试图绕过西方国家社会自身力量产生内部创新这一自然发展过程,人为地强行推行现代化道路。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尝试从器物层面的改革开始。法赫鲁丁·麦尔尼二世为实现建立一个黎巴嫩、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使黎巴嫩走上进步和“近代化”的道路三大目标,^[3]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和对外政策,如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渗入黎巴嫩敞开大门;变革图强,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从意大利招聘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农业专家,改良耕作方法,奖励种植橄榄树、桑树和亚麻等。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1815~1849)的改革还涉及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虽然这些早期尝试一定程度改变了各国的落后状态,但在主观意图很强的实践下,仍难以摆脱西方文明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于是阿拉伯国家开始了反思。

19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国家逐渐面临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出现了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改革思潮,偏重政治领域和“宪政至上”。阿拉伯各国大都把颁布一部欧洲式的民主宪法,设立一个欧洲式的议会看作是拯救国家衰败,抵御外国侵略,富国强民的灵丹妙药。埃及1866年协商委员会基本条例对帕夏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1878年成立了不向赫底威(国君称号)负责、由首相领导的第一个内阁,1879年通过了宪法草案,1882年巴鲁迪内阁制定新宪法“基本法”,确立了享有立

法权的代表委员会向内阁负责。^[4]虽然这一阶段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内部浓厚的封建性和宗教性以及帝国主义干涉的加剧,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

直到二战前后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阿拉伯各国才又在新的起点上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阶段对单纯模仿西方的器物改革和政治改革均作了反思,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官方行为互动,选择适合各国国情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道路。阿拉伯国家大都意识到,作为外源性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单纯从外部移植和引进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文化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激发自身力量的内部创新来实现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二、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阿拉伯国家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共同文明便是伊斯兰文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伊斯兰性与世俗性融为一体,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的内容。阿拉伯国家如同其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一样,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或集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提出政治权威分别建立在三种基础上,即三种合法性:传统的、奇里斯玛式(个人魅力型)领袖、理性—法律。^[6]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合法统治是家族、世袭、宗法的家天下统治,并且还常常通过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巩固。二战前后建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其政治合法性大都属于奇里斯玛式领袖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这种短暂和过渡性的政治权威都需要借助伊斯兰教确立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首先,官方的宗教政策注重强调伊斯兰教平等与正义原则,不拘泥僵死的教条。在埃及,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在推翻法鲁克王朝的政变中获得成功。纳赛尔宣称:“我们为这一事实而自豪:自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一直坚信宗教。革命的领导人和人民都是如此。坚信宗教,这便是革命胜利的秘密。”^[7]继纳赛尔之后,萨达特提出了“信仰与科学”的口号,1971年“永久宪法”确认伊斯兰教为埃及“官方宗教”,伊斯兰法律(沙里亚)为国家立法主要依据之一,并承诺起草一部“伊斯兰宪法”^[8]沙特前国王伊本·沙特要求乌里玛实行沙里亚时要依据罕百里法学派的

六部论著而不局限于某一部法典。这些表明阿拉伯国家领导者在领导现代国家时,是以开放心态来理解和诠释伊斯兰教的。其次,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冲击并不意味着宗教脱离国家而自治,恰恰相反,国家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并将控制范围扩大到了原属宗教的法律和教育领域以及某些经济领域,使得伊斯兰教既不能超越国家权力,又不能割断与国家政权在制度上的联系。第三,在对外交往中,阿拉伯国家注意表明自己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属性,积极参加泛伊斯兰活动,实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例如:

1. 建立区域组织,如阿拉伯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
2. 建立联邦或联盟,如阿拉伯联邦、阿拉伯邦联、阿拉伯非洲联盟;
3. 签订条约、协议,如阿拉伯8国集团《大马士革宣言》、叙黎特殊关系条约等;

4. 统一或合并为一个主权国家,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和也门共和国。^[9]

虽说现代化打破了缓慢的伊斯兰文化进程,使其面临猛烈、强制性冲击,但它仍有很强的适应性。

三、急剧的跳跃性变革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工业革命使西欧和北美在19世纪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进入20世纪,虽在上半叶有过一段时间的停滞时期,但1950~1989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2.3%,70年代以后,高增长转向非西方国家,1950~1989年亚洲各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上升为3.6%,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化向亚洲、非洲广大地区扩散,^[10]这其中也包括广大阿拉伯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阿拉伯国家内部曾长期不和。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各国除石油天然气外,其他自然资源很少,传统的产业主要是农牧业。但是伴随着中东地区“黑色黄金”石油的大量开采和作为新能源的广泛运用,阿拉伯国家中的新兴石油输出国一下子走出了传统的半农半牧社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经济实现跳跃性的急剧增长,形成了以石油工业为特征的畸形工业化模式。中东地区地下石油蕴藏量约6000亿桶,这是阿拉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保证,^[11]没有石油,阿拉伯国家很难出现这种跳跃性的变革。

这种跳跃性变革的后果首先表现在经济的飞速增长上,海湾产油国一跃成为世界人均 GNP 收入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大多达到中等收入国水平;^[12]其次还表现在价值观的改变上,阿拉伯国家逐渐对新鲜器物的引进持宽容态度,对宗教教义做出“合乎”现实发展的种种解释,现代化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其开放意识就更强。例如,沙特阿拉伯在 1945 年以前还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政府的主要财源是朝觐收入。20 世纪 50~60 年代石油开采的增加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也极大刺激了国内其他工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从而得以完成从单纯的原油输出国向油气产品及石化综合工业出口国转变。^[13]

四、二元性的结构模式

二元性的结构模式体现在:经济上,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小企业并存,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社会生活上,浓厚的宗教氛围与现代西方科技并存,半封闭状态与开放状态共处,重伦理的传统与不断加强法理同时发生作用;文化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14]这是阿拉伯国家实行赶超型现代化的必然后果。阿拉伯国家的前现代社会是封闭的、板结的和停滞的,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原先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经济形态只受到轻度扭曲,大体上仍保持着原来的状态,为了减少二元性的结构模式可能对阿拉伯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各国作了一定的融合和变通。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沙特的工业尤其是石化工业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粮食曾长期依赖进口。为此,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促进农业发展,最终实现粮食自给。1991 年小麦产量达 360 万吨,其他农产品也大部分实现自给,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8% 增至 1992 年 16%。^[15]1986 年,沙特的现代工业企业人均资产占有额高达 30 万美元,但雇员在 9 人以下的小企业仍在工业总体结构中占重要地位。^[16]此外,在宗教与现代科技协调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通,例如允许进口飞机,但要求在飞机上印上“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样才可以飞上王国的天空。美国太空船在月球登陆时,沙特电视台请宗教学者作了合乎宗教传统的解释,以免引起混乱。^[17]沙特阿拉伯很早就进行了法制改革,1926 年《汉志王国约法》确定了沙里亚法的崇高地位,提出了设立咨询机关的条款。另外,费萨尔国王也曾明确提出“司

法独立、不可侵犯”的指示。1971 年沙特成立司法部统辖王国司法事务,这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向法制现代化迈出新的步伐。^[18]

五、多渠道的发展模式

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阿拉伯国家呈现出的是一种多渠道的发展模式。

首先,从经济形态来看,世界各国大致可分为: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其中,资本主义发展类型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步趋于成熟形态的。^[19]阿拉伯国家作为外源性赶超型国家,严格说来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虽然不少阿拉伯国家都号称“社会主义”,但其基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应属混合现代化类型。

这种探索中的混合类型,其基本格局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20]阿拉伯国家均属于这种混合类型,但各国在具体实践中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沙特等海湾国家注重把移植西方经济体制与传统社会调和起来,而埃及、叙利亚等国则注重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某些原则结合起来,在形式上标榜社会主义。

其次,从政治制度上看,阿拉伯国家可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大类。君主制包含两类:绝对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前者如沙特阿拉伯,后者如摩洛哥、约旦、科威特、阿曼、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共和制也包含两类:总统制和领袖制,前者如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后者如利比亚。政治上的多渠道性,反映了各国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及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第三,从经济发展类型上看,由于阿拉伯国家在自然资源及经济构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国都选择了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类:

1. 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海湾产油国采取资源富国型发展类型,以石油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
2. 工农业基础好,能出口相当数量石油及农产品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它们选择了进口替代型发展类型;
3. 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主要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及少量加工工业品,输出劳工赚取外汇发展经济的国家,如约旦、突尼斯、摩洛哥、苏丹、也门等,这些国家选择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类型。

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类型等方面的多渠道发展模式,既有历史的合理

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道路是多样的,但是大方向基本相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六、历史连续性破坏与延续深刻的矛盾运动的宗教传统变革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迹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21]近代以来,随着阿拉伯国家教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所产生的威胁,阿拉伯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宗教传统的变革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的思想变革上。这种改革思潮相互间既有历史时空上的连续性,又有意义上的赶超性,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过程。

最先兴起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它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从表面看,它主要是为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但从深层看,是为了协调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科学与理性的关系,这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使命和理论内涵,其宗旨就是通过宗教改革的途径,达到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他主张: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哲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作为宗教改革的两根支柱;注重“现世的人”,提倡科学理性。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思想在当时是超前的,具有进步意义,但理论是守旧的,充满了幻想色彩。

进入20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阵营发生分化,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转向激进世俗主义,宣扬政教彻底分离思想,否定伊斯兰教的重要地位;另一部分转向新传统主义,坚持为伊斯兰教传统辩护。各种宗教社会思潮相互冲突使伊斯兰教陷入了艰难的认同危机。

20世纪40~50年代,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理论上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根本对立,但伊斯兰教依托于阿拉伯民族而存在,两者相互协调共存,构成了伊斯兰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实践自己的理论时,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融合、利用的态度。两者的结合最终使阿拉伯人民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枷锁,建立了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

50~60年代,随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

设的发展,受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成为这一时期主导思潮,认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结合,强调走“中间道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坚持“真主+社会主义”。^[22]

阿拉伯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和特定时期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增长,但总体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埃及在70年代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做法,采取了自由化和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面对西方文明的侵袭和冲击,阿拉伯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要求恢复伊斯兰传统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再度兴起。

注 释:

- [1][2][10][12][19][2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131、433、195、161、168页。
- [3][4][11]陈德成:《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1、55页。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 [6]刘军:《新权威主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页。
- [7]杜红:《埃及的现代化历程与伊斯兰教的作用》,《阿拉伯世界》1997年第1期。
- [8]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 [9]杜红:《阿拉伯世界的合作》,《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2期。
- [13][15][18]王京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212、407-414页
- [14][16]杜红:《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问题及发展前景》,《阿拉伯世界》1996年第3期。
- [17]《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5页。
-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
- [22]杜红:《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两种伊斯兰思潮》,《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